

阿拉伯文艺论文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拉貢文艺論文选集

盛澄华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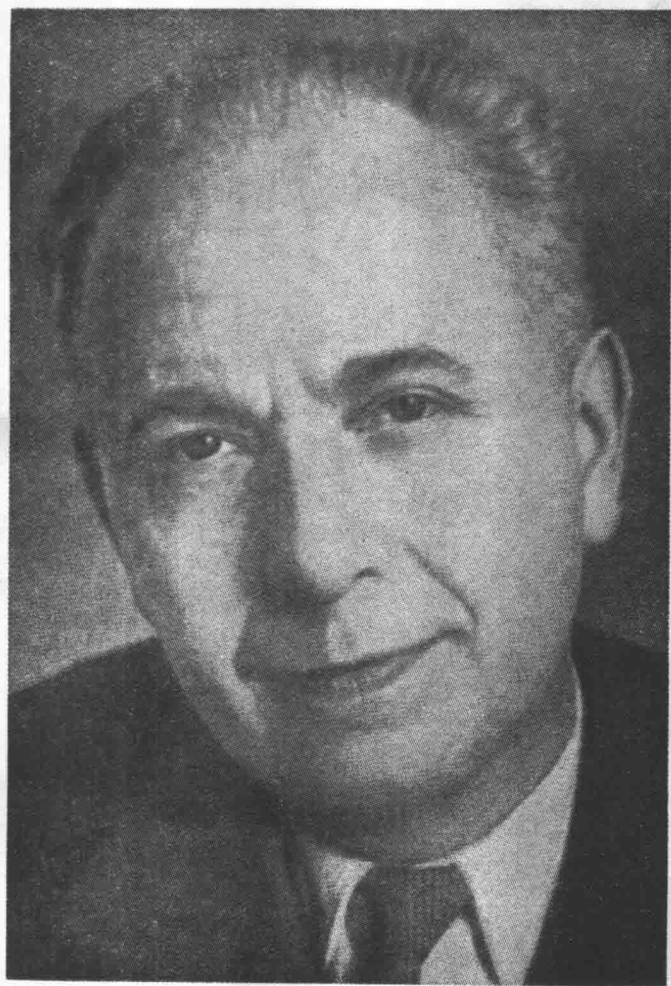
*

书号 1006 字数 225,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3/4 插页 3

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4) 0.97元



作者像

前 言

法国当代伟大的作家和共产主义战士路易·阿拉貢 (Louis Aragon) 的才华,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抒情园地中的伟大歌手、反映当代生活的巨型小说的作者,同时也是卓越的政论家、文学与艺术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庆祝阿拉貢六十寿辰的祝贺信中,在总结他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贡献时曾经说:

你怀着热爱,吸收和丰富了我国的全部文化遗产,使过去伟大的名著显出原来的真面目,并且获得新生。你还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帮助解决了有关诗歌和艺术上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从而作出巨大的贡献。

阿拉貢有关文艺方面的论文和演讲录,数量很多。限于条件,我们只选译了其中一小部分,并以最近这几年所发表的为主。其中“作家的任务和自我改造”(原名:“从维尼到亚乌捷扬科”)和“明日的文学”(原名:“约翰·里德社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属于较早年的(1935)。但前一篇文章中所接触到的文艺上的一些根本问题,诸如作家的社会作用、作家的世界观等,对我国今日的文艺界说来,仍有其生动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有关司湯达、雨果、梅里美、波特莱尔、左拉、罗曼罗兰和艾呂雅各篇中，作者运用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对这些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作了精辟的和創見的論述。

阿拉貢也是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在法国的積極傳播者。他在引导法国讀者去热爱和理解苏联文学上，作了出色的貢獻。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們选了“論高尔基”和“关于苏联文学”。

作为法国当代最伟大的党的詩人、民族的詩人、人民的詩人，阿拉貢对詩歌創作的探索和对詩歌問題所提出的意見，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这里所选的“論詩”，是作者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發言稿，其中涉及詩歌的社会作用、詩歌的民族形式以及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方法的实践等問題，都是作者的經驗之談。

阿拉貢一生所經歷的文艺道路，是和他的生活道路緊密不可分的。

阿拉貢于1897年10月3日出生在巴黎。早年是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即开始發表作品。他屬於在第一次大战时期正当二十多岁的那一代人。战争对他們來說，意味着一个旧世界的崩潰。战后資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引起了这些年輕人極度的憎惡，从而他們采取了对现实消極反抗和全部否定的态度。第一次在文壇上出現时作为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者的阿拉貢，就体现了这一种精神状态。

阿拉貢可貴的地方，在于他在最早的詩集，如“欢乐之火”中，就已在否定中表现出某些積極因素：

摧毁这个世界！我来把宅建筑得更美丽。

正是这積極因素的一面，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鼓舞的一面，

使他很快越过小资产阶级式的虛無主义，从單純的怀疑、反抗和破坏进而走向新生的道路。

他于1927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1928年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会見，与1930年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旅行，是在他文艺思想上發生根本变化的轉折点。

从此以后，阿拉貢在党的关怀下，一步步地坚强和成熟起来。三十年来，在法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每一历史性的斗争中——組織人民陣綫、第二次大战时期的抗敌运动和解放运动、战后反对殖民战争以及爭取和平、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阿拉貢作为一个詩人所發出的歌声，作为一个作家用以战斗的笔杆，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热情、明朗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和团結了广大的讀者，同时还在实际工作中，担当起一个英勇、仔細和出色的組織工作者。他现在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員，同时也是“法兰西文学报”的主編。

阿拉貢在他将近四十年的創作活动中，出版了詩集22种，长篇小说6部，包括政論、杂文和文艺批評的散文集23种。这不仅說明了作家个人充沛的精力和辛勤的劳动，更重要的是，正像作者在他那首著名的詩“詩人献給党”中所說：

我的党，我的党，感謝你的教育：

从此一切都成了我的歌唱，

不論是爱和恨，欢乐和悲伤。

正由于党教导了作家与祖国共呼吸，与人民共呼吸，这才使历史和现实都成了作家写作取之不竭的泉源。

今年10月3日是阿拉貢的60寿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世界各地进步的报刊上也都發表

了紀念文章。我們一部分从事法国文学的朋友們，在这时候，合力完成了这个选集，也是表示我們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爱戴和祝賀。

盛澄华 1957年12月于北京

目 次

1935 年

作家的任务和自我改造 林秀清 盛澄华译 (1)

明日的文学 林秀清 盛澄华译 (21)

1946 年

雅克团序 郭麟阁 居敬译 (31)

左拉的现实意义 林秀清 盛澄华译 (51)

1949 年

论约翰·克利斯朵夫 陈占元译 (65)

1952 年

现实主义诗人维克多·雨果 罗大冈译 (113)

1953 年

保尔·艾吕雅——或生命的凯歌 罗大冈译 (163)

1955 年

论诗 盛澄华译 (187)

论司汤达 盛澄华译 (201)

高尔基的光芒 盛澄华译 (239)

1956 年

关于苏联文学 王振基译 (265)

1957 年

论波特莱尔 沈宝基译 (291)

作家的任务和自我改造

——原名：从维尼到亚乌捷扬科

1935年

本文是阿拉貢于 1935 年 4 月 4 日在巴黎“文化之家”
和 4 月 21 日在布魯塞爾“電車职工之家”的演講稿，譯自
他的論文集“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恩格斯的这句话是这一門奇异的新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当人們从事发明这門科学的时候，他們已先学会了怎样克服天花，怎样超越海洋与山脉而互相通話，怎样在云层上飞翔。我所指的这門科学就是人类改造自己的这門神奇的科学：它使一个罪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它使那被旧社会、被黑暗势力所摧残了的人变成为一个新社会的人，一个跟“历史”規律相适应的人。

开凿白海通到波罗的海那条运河的伟大經驗，使曾經是社会渣滓的成千成万的男女，面对必須完成的任务，在少数国家保安工作人員的領導、說服和教育下，終于体会到：一个小偷已到了必須改变自己的“职业”的时候，要不然，想一想吧，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哪里还有小偷容身的地方！——这个伟大的經驗，在新科学上所起的作用，正象在牛頓面前所落下的那个苹果在物理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今天我們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时机，頗象从猴子过渡到人的那个时期：我們今天处于人类从阶级社会，从人剝削人的社会过渡到消灭阶级的社会；我們今天所处的时机，正当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刚刚担負起这样一种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人类的自我改造，要把我們这时代的社会人猿改造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新人。

布尔什維克在苏联大无畏地进行着的这桩工作，无疑是全人

类的大事。因此尽管人們存有各种怀疑，它仍然吸引了一切想要在人类前进中有所貢獻的人們的視線。只是这些人把人类的前进，最多象維克多·雨果一样，想象为象征性的海船、暴风雨的天空、灿烂的光流或是冲破繁星閃爍的黑夜的巨人。

全世界真正关心人类思想和文化前途的人們，沒有一个不怀着顧慮或希望把目光轉向苏联，找寻答案。但是，我們在这里只准备談一談苏联的作家。

当代最以想象力聞名的、目前文坛上最敏銳的預言家之一、“星球战争”的作者 H.G. 威尔斯，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会見了这么一个人：这人的实际工作极有可能使世界上产生一种新的人类，他們将来会把这位現在被認為大胆的作家的巨人般的幻想，当作一些胆小的童話来念。H.G. 威尔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些問題，当时他那样子确实有点象一个冒险的投机商人面对着一个发明家。这位发明家的灵机一动，就可以把我們这位商人借以发财的精心杰作，变成一錢不值。当威尔斯向斯大林說下面这段話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胸有成竹的作家的嘻嘻哈哈的玩笑后面藏有滿腹的忧虑：

設計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計劃，这倒是件蛮有意思的事情。为了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显然人脑里还缺少許多必要的零件。

好一个怀疑家，这位威尔斯先生！很明显，在改造人类这件事情上，他所想的和維克多·雨果不一样。雨果把未来的人想象为一个古希腊的英雄站在一只自天而降的船头上，而威尔斯作为一个道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者，作为“隱身者”的作者，很自然地在他的心目中所出現的是一間外科手术室：头盖骨揭开了，外科医生正在取出脑子，一些洗滌干淨的小盒子里，天晓得，装的都是人造脑。为穷人用的脑迴是橡胶做的，为亿万富翁用的是鑄錠做的。

可是斯大林对威尔斯的嘲讽只以一笑置之。当然，他可以請威尔斯先生到苏联各地去觀光一下，讓他看看人类灵魂的惊人的建筑工場。布尔什維克并没有拟定一个象威尔斯所要求那样的五年計劃；但在每个五年計劃的过程中，特别是第二个五年計劃中，苏联建設的进程远比威尔斯預言里的主任医生所能做得到的，更深刻地把人进行了改造。

当人們閱讀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这篇談話記錄时，不能不惊奇威尔斯的對話者竟那样耐心地接待了这位自以为是、夸夸其談的作家。而正就是这个人，他向威尔斯及其同行指出了他們在人类改造当中应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在遙远的将来，而就是在目前，这对作家來說已是早不敢想望的事情了。斯大林称作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人們对这个称号虽已談得很多，但还值得我們再来研究一下。

如果人們因此以为在苏联，而且只是在苏联，作家才負有这种新的任务，那就錯了。斯大林那句話独特的地方，是在給作家一个定义，同时使大家清楚地認識到这个实际存在的事实，这个一点也不新奇的事实。作家从来就是灵魂的工程师，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只要他們一旦認識了这个事实，他們就将不再是这门发展着的科学的魔术师，他們会变成名符其实的灵魂的工程师，也就是在科学意义上的工程师。

既然作家对社会負有責任，那末社会就有理由来过問他們所写的作品：这些作品怎样完成自身的任务，它們怎样培育了讀者，它們的目的是什么和为谁……

的确，作家所負的这样一个任务并不是新产生的。“哈姆萊特”的作者^①和“費特爾”的作者^②都是灵魂的工程师。歌德和波特萊尔也是灵魂的工程师。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样的灵魂。因为

不仅是文学上的天才，就是那些該受唾弃的作家，他們也是靈魂的工程师，他們把讀者的感性吸引到

那插着枯萎的馬鞭草的花瓶……

的周围。

既然資產階級的靈魂工程师可以从徐里·普律多姆^③，通过克劳台^④（“我的將軍，一切听命”），一直数到保尔·莫朗^⑤，那末当然也應該有无產階級的靈魂工程师。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季米特洛夫^⑥在莫斯科对苏联作家們所作的有关文学的一次精辟的演講中，有名有姓地指出：是俄国的小說家車尔尼雪夫斯基真正地把他培育成为工人階級的一个战士，使他成为敢于在萊比錫法庭上只身和法西斯搏斗的这个人。他的这个說明照亮了文学史。这个說明給作家們指出了真正的目标。誰不愿意做那样一个作家，有一天象季米特洛夫那样一个人会提到他說：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靠这个人的帮助。

靈魂的工程师這句話，也使写作的技巧得到了真正的評价。如果一个工程师不重視他自己那一行职业的知識，那他就不是一个好工程师。人們可以看出，从这个定义出发，作家怎样使自己全部新的态度有了依据；从这个定义出发，作家这一职业怎样重新取得了地位。

① “哈姆莱特”是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著。

② “費特爾”是法国十七世紀悲劇詩人拉辛的名著。

③ 徐里·普律多姆(Sully Prudhomme, 1839—1907)，法国資產階級哲理詩人。

④ 克劳台(Paul Claudel, 1868—1955)，法国天主教詩人。

⑤ 保尔·莫朗(Paul Morand, 1898—)，法国現代資產階級小說家。

⑥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領導人，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933年曾在萊比錫法庭上严厉地譴責了法西斯主义，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个历史阶段里，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就有责任担负起我们所说的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消灭阶级社会时期改造人类的历史任务。他们最终的目标必然就是要促使新人类的诞生，哪怕这还是遥远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过渡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作家实际上是那样地受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关怀。苏联政府如此重视一九三四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明证。但是，这种关怀，也要求在作家方面担负起相应的责任：那就是作家在改造人类的这桩好事中，首先就得从改造自己做起。

因此，苏联新文学本身的基础就是苏联作家自身的社会改造。他们应当首先重新改造自己，然后才能够负担起做未来人类的教师的任务。由此他们给全世界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经验教训。

从革命前的作家起到一九三五年的苏联作家，这中间所经历的是一条漫长的峻险而艰苦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将是全世界进步作家的借鉴。尽管他们可以有不同的才华和不同的创作方法，但是，只有这一条是新的道路，此外都是旧的路了。在这条路上，作家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整个俄国的十月革命，全部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作家们的一支规模巨大的“白海劳动队”。就象那些开凿白海到波罗的海那条运河的罪犯一样，作者们受了苏维埃思想的熏陶，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他们不再是往日统治阶级的帮闲者，他们和无产阶级一道，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里的先锋队。

这个比喻，大概会引起好些作家的反感，因为拿他们来跟小偷和囚犯相比，是他们所不愿意的。为了避免触犯那些特别敏感的人，我把这个比喻拿来用在我自己身上，这样就再没有人可以说我在轻视我的同行了吧。而以我自己来作例子，不妨把这个比

喻稍作更改：就一个从我們国家去的人看来，苏联就象是一个知識分子的“白海劳动队”。我的意思是，一个从苏联回来的人，只要他从那边多少获得了一点劳动是必要的这个經驗教訓，就再不会是出发时的那个按照資本主义世界的秘方所造成的人了，尽管他自己并不甘心如此。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超现实主义作者阿拉貢，脑袋里塞滿了抒情詩意的想象，对俄国的革命却是一知半解，他就这样来到了莫斯科，心里沒有別的想法，除了当它是一次新鮮的旅行，并且对旅行的意义，心里存着怀疑的、不可知論者的、和高人一等的想头。

在我从苏联回来，給“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出我正作着一个人为了自卫而作的最后的挣扎。这个人，他如今又回到他旅行以前的老地方来，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感到自己和他們中間有了隔膜，心里很有点惭愧之意。最近我重新讀了这篇文章，确实我可以对你們这样说，我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就象一个在“白海劳动队”里改造后的强盜，出乎意外又重新掉到他从前出身的那个社会的底层里，而他犹疑再三，不清楚如今自己干起正当的工作来了，不再到市集上去做騙子了，这样是否便损坏了他那同帮的“名誉”。

举一个例來說吧，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挖尽心思来爭辯对旅行的看法，这种看法，我刚才已經提过，它在超现实主义作者之間，是很流行的。作者不免嘲笑一番，說旅行没有什么意义，即使是到苏联去旅行。那就是說，到这里或到那里去旅行都是一样。但是，可注意的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用来掩飾这一无可爭辯的事实：这一趟旅行教这一个人再不跟从前一样了。这事实教他为难得着悦，教他感到屈辱。他一再地否認，但他越是否認，我越是相信这个人实在是个糊塗虫。